

宜君农民画考

刘新中

宜君农民画是根植于黄土地上璀璨的山花，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地域风格，被国外艺术家誉为“东方毕加索之作”。它起源的具体年代至今已不可考，但古朴厚重、粗犷简约的线条布局，可以觅见东汉画像石的影子；三头六臂的佛像在唐代壁画、佛龕中已有踪影，足见其源远流长。长期的历史行进过程中，它时隐时现，犹如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有时旺盛，有时似乎枯萎，但根系深深扎在泥土里，春风拂煦，便花开艳丽，枝繁叶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宜君农民画以表现新时代生活的若干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79年至1984年，有多幅作品参加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农民画展。但真正让宜君农民画产生轰动效应并引起国内外诸多艺术大师注意的，则是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宜君农民画展》。虽已过去近40年，热点早已不热，但它形成的学术效应，至今仍在发酵。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中国由十年浩劫中刚刚蹒跚走出，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开放而来的文化复苏，地处黄土高原一隅的宜君县也迎来了它文化的黄金时代。

这一年，44岁的王世雄担任宜君县文化馆馆长。当时任县政府副县长的杨尚坤征求王世雄关于工作的意见时，王世雄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干文化。王世雄在宜君工作期间，对宜君的文化历史做过深入研究，尤其对宜君农民画有独到的心得，自信能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一番成绩。

这一年，宜君文化馆美术力量空前强大，十几个业务人员就有三个美术干部，领衔者为杨洁冰。大家摩拳擦掌，决心要为宜君的农民画提升乃至发扬光大全力以赴。

1979和1981年，宜君农民画已有作品在西安展出，受到美术界的好评。1981年和1983年，还选送了多幅作品两次参加了中国农民画展。其中《回娘家》和《春耕》分别受到文化部和中美协的嘉奖。1983年至1984年期间，中国先后在美国旧金山、挪威、瑞典、法国巴黎等地举办中国农民画展，亦有宜君农民画作随展。1985年，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举办宜君农民画展，一次展出作品80余幅。

但这种碎片式的展示，毕竟不足以表现宜君农民画的全部，尤其对于宜君农民画的认识，很多人仅以“神奇”“神秘”为其注释。宜君县委、县政府一班有见识的领导，包括一群雄心勃勃的文化人决心要在更高更大更广阔的层面，在文化的广度与高度上，让人们在宜君农民画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1985年春节前夕，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由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筹备组、宜君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宜君农民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东大厅开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美术理论家王朝闻，著名画家黄

永玉、黄苗子等悉数出席。一时间，人们惊呼：半个中国美术界都来了。望着人头攒动、热气腾腾的境况，一位画家说，一个县城的画展，能吸引这么多大家、名家，可谓盛况空前的。

当天，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相继发出消息，纷纷以“令人耳目一新”“西北高原上的一枝鲜花”“陕西人民为首都献上的一份春节厚礼”为题，报道了宜君农民画展的消息。中国美术界最具权威的刊物《美术》等十几家刊物相继发出画页、专文。宜君县在北京的第一次亮相，就以完美的姿态获得了满堂彩。

随后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就宜君农民画的历史渊源、地域特点、风格流派、艺术表现手法各抒己见，并众口一词地对宜君农民画给予了高度评价。

画展的成功，作为具体的操办者——王世雄和他的团队是欣慰的。为了办好这次展览，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精心策划、准备。一个大型画展，第一是要有足量的画作，除了若干年馆里断断续续搜集的作品，他们还招来十里八乡的农民画作者，集中办学习班，搞创作。一大帮平日在灶台田间忙碌的婆娘、媳妇聚拢在文化馆创作室的大案板上旁，精心勾线描红。墙角支着一个低矮圆肚的铁炉子，红通通的炭火燃烧着，跳跃着，上面坐着一个锈痕斑斑的大铁壶。沸腾的壶水不停地呼噜，蒸汽弥漫了一屋子。虽是数九寒天，但整个屋子却春意盎然。

然后是筛选，到北京去，他们要选出最能代表宜君农民画特色、最能体现宜君农民画精髓的好作品。

画展要钱，宜君当时财政情况不佳，农业小县，缺乏工业支撑，心有余力不足，拿不出太多的经费支持，只能另辟蹊径。王世雄多方奔走，筹措到一万元，虽谈不上宽裕，但大问题总算解决了。

在北京，最麻烦的是请人，请散落于四城八角的各路艺术家，只有他们才是宜君农民画的最高评判者。路远难寻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到了北京城，两眼一抹黑，宜君县没有一个人和这些艺术家熟识。王世雄找到了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的宜君人刘培植，刘培植出面以农业部和国家政协的名义向诸多艺术家发出请柬。

至此，大路坦荡，顺风顺帆。

专家们对宜君农民画的评价印证了王世雄他们的判断。宜君农民画的产生是有悠久历史的，它的保存是有地理条件的，它的传承是有民族心理意识、感情气质和生活理念支撑的，它散发出的艺术特质是神秘的，但又是可以梳理的。

历史渊源与地域特点上，宜君地处渭北旱原、关中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有几千年的人文史，历经了新旧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魏、唐、宋几个文化发展高潮时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形成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特殊的审美情趣，宜君农民

画这一特殊环境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便自然而然应运而生。

艺术表现手法上，宜君农民画吸取了剪纸造型的表现手法。剪纸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民间艺术，有人称它为“母亲的艺术”。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妇女主要从事针线方面的活路，如纺织、编织、缝纫、刺绣等等，凡妇女以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被称为“女红”，剪纸就是女红的一种。剪纸技巧的传授由母女、婆媳世代传袭而来，每逢过年过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剪贴窗花。在宜君，人们剪得最多的是《抓髻娃娃》《娃娃系葫芦》《鱼戏莲》《吉庆有余》《福寿图》以及虎、牛、羊、猪、鸡、狗、兔等受人喜爱的动物。宜君农民画创作，许多人在宣纸上将剪纸图样勾出轮廓，涂上自己喜爱的颜色，最后用墨勾出主要线条。用色则以传统的刺绣为基调，大红大绿，黑白相间，随心点缀，艳而不俗。这种壁画式的描线显现出的粗拙和最后着色的精致，处理结合得恰到好处，呈现出随心所欲、开合自如的艺术张力。

最令专家大为赞叹的是，宜君农民画独特的艺术想象和超空间的艺术构思。作者作画时，不仅有常规的三维空间范围，还创造了时间和感情的空间。隔着果皮你可以看到核肉形状，可以看到不停地摆动着头吃草的马。神奇而真实可信，超越现实却又寓意深刻。静与动的结合让你惊讶惊奇，许多画作与西方著名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的现代绘画十分相似。以至于著名诗人朱文杰在他的《宜君农民画》一诗中，劈头就是一句：“究竟谁抄袭了谁，毕加索和宜君的农民对话。”

专家认为，宜君农民画继承的应该是早在汉代我们祖先就已创造出来的民间传统表现手法，和毕加索、马蒂斯异曲同工，但比毕加索、马蒂斯至少早2000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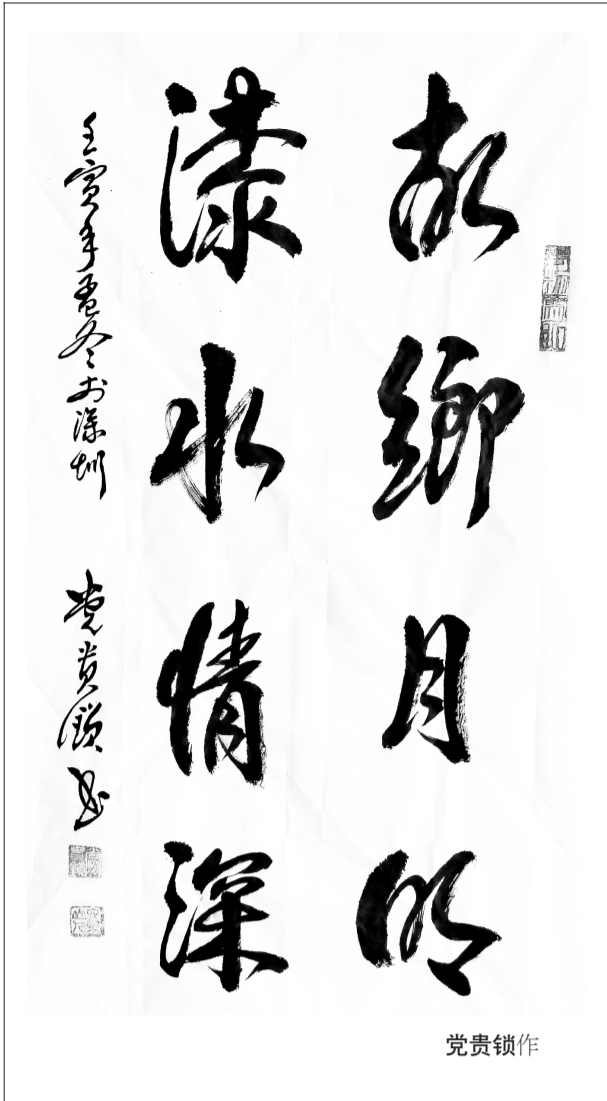
中国有许多农民画乡，比较著名的有上海金山县（今金山区）和陕西省的户县（今鄠邑区）等，尽管都以夸张变形、对比强烈、浪漫稚拙、构图饱满、民族民间风情强烈、乡土生活气息浓郁为主要特点，但就作品的夸张大胆、率性真挚而言，或者就其历史的纵深度来讲，无人可与宜君农民画比肩。

宜君农民画质朴但不稚嫩，神奇但不神秘，厚重但不臃肿，岁月悠长但从来没有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只有新时代给了它新的生命，才让一群农民登上了大雅之堂。

1988年，宜君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乡”。

1990年，王世雄离开宜君，杨洁冰已于1986年退休，源远流长的宜君农民画当然不会因为他们的离去而色彩黯淡。回望来路，一串串足迹，深深浅浅，蜿蜒起伏；展望前景，云蒸日上，方兴未艾。从持续挖掘，保护到不断注入宜君农民画新的生活内涵，有效提升文化产业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宜君农民画正以崭新的面貌不断释放独特的艺术魅力。

唯一不变的，是王世雄他们对宜君农民画的一往情深；是诞生于黄土地上这个艺术品种的率性天然；是一以贯之的色彩斑斓的各种庄稼、果蔬为颜料，以山山峁峁、大地长天为画板，至今还在持续发力、无拘无束地表达中国农民朴素醇厚情感的山野艺术家群体。



党贵锁作

我的故乡铜川有条河，由北至南蜿蜒而下。我家院落离河很近，看得见河堤，听得见流水，夜里还能头枕着河风起伏入梦。

河水取名漆水，源头并不遥远。据刘新中老师《铜川城记·水记》中所述：“漆水河是山区河流，河道不宽，总落差八百多米，从发源地柳林沟到马莲滩河道平直，从马莲滩到川口依据地势弯曲多了起来……”可见漆水河在老城区境内横穿三十余公里。漆水河带给铜川什么，于我而言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常带我心挥之不去。

这条横贯老市区的山区季节河，在当今年轻人眼中，这河流枯水季节水流如绳，旺季水也满了河床。更兼河道乱石裸露，杂草丛生，所经之处既不清澈又丑态百出，惨不忍睹。可即便这样，它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一条波澜壮阔、千姿百态的大河、圣河。有一句话说，喜欢一条河，爱上一座城市。对我来讲有些牵强，可因为这条河，记住这个城且终生不忘，却是铭刻在心。

没有经历过就不会知道，这河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河水成全过一个孩子的梦，五彩斑斓像一首歌、一句诗、一个既浪漫又有趣的童话。这条河呀，让曾经在河道流连忘返的我忽视了母亲的呼喊……夏天，这河里的水坑是我们男孩子的天然泳池，男孩子们扑通扑通像银鱼，像黑泥鳅游荡穿梭，小女孩把莲藕似的胳膊浸在河水里，不穿凉鞋的小脚丫踩在石头上，既惬意又凉爽。冬天，这河道是河伯大仙送给我们的滑冰场，脚上没有冰刀，身下没有雪橇，凭着天真无邪照样能让我自由得像燕子一样欢快地飞翔。春天到了，那河床绿草茵茵，水草丰茂、浮萍浅曳，蛙鼓阵阵，养眼、悦耳、清波荡漾，美得让人落泪。秋天，我的河像恬静的少女，河水静谧、烟波浩渺，褐色、黑色、红色的小鱼闪着亮光，吐着水泡东游西撞。日子一天天过去，河里的我们像池塘里的莲藕长大了一些，喜欢拿泰戈尔的诗集在河道里朗读，读从天涯海角飘来两朵彩云；读青青河边草、风吹草低见牛羊……再后来，不下河了，我们成双成对徜徉在柳树成荫的绿丝绦下，为人生素描。再老一些了，像现在的我们，坐在河畔的连椅上看风景，听河道下孩子们的喧闹，看河堤上形形色色的人流……

如今呀，浅浅的河水在我心里，依然倒映着月亮的情影，听得见美丽的女孩悠扬的歌谣和她在河里溜冰欢快的笑声。漆水河的美不是美在河水，是美在内涵，美在你那河的认知和爱意。

我不会探赜这条河的历史，知道这河承载过太多的苦难，知道她的包容与内涵之广泛。只想说这河像母亲，像不老不变的亲人，无私地、尽职尽责地让我们在她的怀抱里吮吸乳汁快乐成长，直到地老天荒。

那水声蜿蜒入梦

王卫华

诗两首

周建辉

西江月·战冬

半百烽烟倥偬，三年毒虐猖狂。苍枝疏叶砾霜黄，华发滋生鬓上。
事急常惊夜寐，身心俱受摧伤。孤舟谁愿泛韶光，梦里犹闻沙响。

七律·庆黄堡平改立竣工

黄堡耀瓷声似罄，秦地孟家通大道。
千年炉火映天穹，立交路网赛蛟龙。
古人薪炭苦承运，药王虎口除疵病。
漆水鸣鸣昼夜春，半雨箕风济庶农。

父亲下厨做年货

梁晓伟

在我的印象中，常年在外工作的父亲回家很少进厨房，只有每年过年做年货时，他才会下厨房，母亲和我们给他帮忙。

父亲在厨房的任务从煮肉开始，他把肉凉水下锅，然后放上各种调料。这时候父亲就会吩咐我们，让我们赶紧准备好蒜苗、葱花，掰好馍，等肉煮好了吃猪肉泡馍。肉煮好后，父亲捞出肉和骨头，让我撕骨头上的肉，他也撕，撕着他便拿起骨头啃起来，还会对我说：“啃啊，别光看”。猪肉泡馍母亲是不吃的，她总说膻气得很，她吃不下，父亲就会说：“你尝一下，香得很，真是没口福！”

煮好肉晾一会再炸，趁这个功夫父亲可以缓一缓。母亲把做蒸碗需要的碗洗几遍控着水。我们则择葱剥蒜，准备需要的料头。

开油锅了，父亲把肉、带鱼、红薯丸子、鸡块等下锅炸了。每年开油锅时，我们姊妹几个都会围在厨房里，父亲一会给块带鱼，一会给个红薯丸子，大家眼巴巴都等着吃好吃的。母亲就会生气地说：“都绊在这干啥呀，把脚底下让开。”父亲笑着说：“咱做着，让娃些个就吃着嘛，一年就一回还喊啥。”

记得有一年东西快炸完了，父亲问母亲

有玉米面没？母亲说有一点，又问父亲咋还想吃玉米面了？父亲说他从报纸上看到玉米面可以做锅巴，咱也试着给孩子做一些。父亲把母亲拿来的玉米面加上白面，还加了一点淀粉，再加上鸡蛋、盐、调料和好，擀成薄片，切成锅巴大小下锅炸。炸好的锅巴，父亲又给撒了辣椒面和花椒面，吃起来酥脆可口，麻辣鲜香。我找了一个方便袋子，装了一袋子着急忙慌地跑出去，给小伙伴们嚼瑟，让他们看我爸给我们还炸了锅巴。

过完油锅，父亲把炸好的肉切片装碗，需要上锅蒸的也都装碗，给肉碗里放上葱、姜、辣椒段和料，浇上调好的汁水。这时母亲也把蒸甜米饭的江米煮好了，盛在放有花生、红枣、葡萄干和果脯的碗里。所有的食材上锅后，父亲悠悠地点上一支烟，笑眯眯地说，总算都上锅了，这下就没我的事，好坏就在看火的人了。母亲就说，快走快走，快去歇下，你这一年到头给咱把苦下了。

过了年，父亲就七十了，成了名副其实的

古稀老人。这几年来，我也从儿子变成了一位父亲，下厨做年货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是该让父亲尝尝我的手艺了。

重读《平凡的世界》

孙越阳

重读《平凡的世界》，已然和高中时期“看个热闹”不同了。白天，新的感受和思想如潮水般涌动，夜里整理起思绪来却纷乱、零碎。我想写些什么，是的，哪怕写得不好。

我不知道自己对那些从命运抗争中提炼出的人生认识理解了多少，我也不知道这样一篇小随笔和我肤浅笨拙的笔力，能够将我内心翻涌的触动表达多少。还是写吧，以此向《平凡的世界》和路遥致以敬意。

在一个孩子还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总要在思想上依赖于一个远高于他的人，像星光一样予以指引。实际上，路遥先生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为我人生路途的导师，一生的朋友。

我喜欢路遥朴实的文字，像一个村里老者给你拉家常般讲述往事，又像一个父辈给予你亲切而深沉的人生哲理和令人眼热的关怀。迷茫迫使年轻人急切地寻求精神和思想层面的突围。在笨拙地寻找生长养料的路上，路遥先生关于土地和人生的认识已经成为生命底色的一部分。而我的内心，也将永远存在着一片精神高地：无边无际的庄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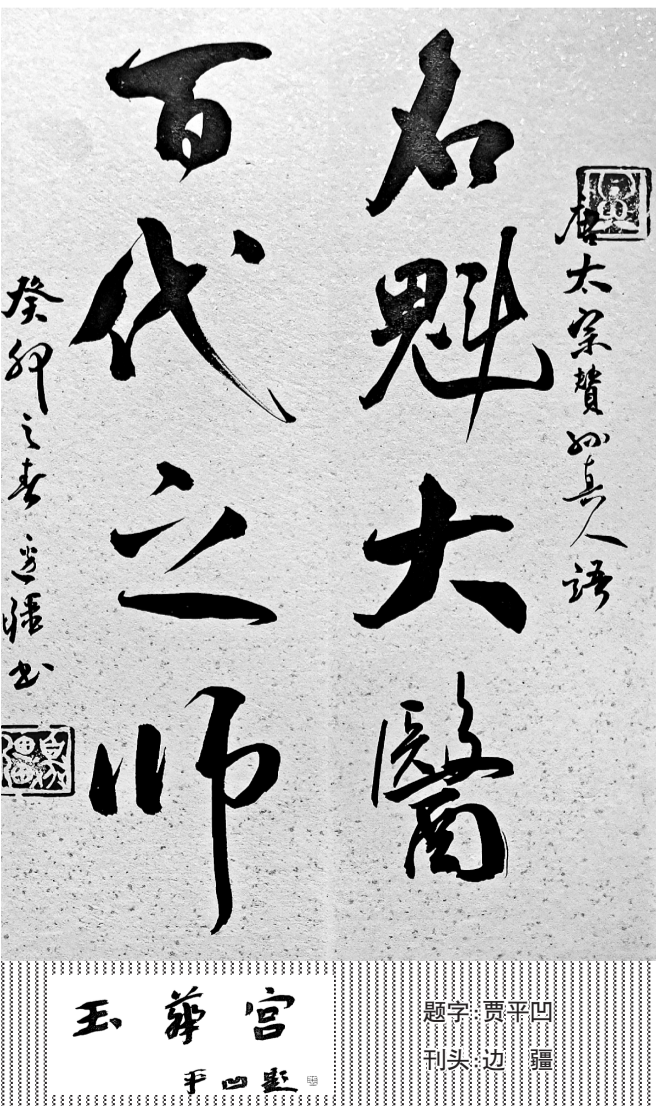
和埋头劳作的人们——那些平凡世界里极不平凡的人们。

重读的第一个体会就是：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路遥是用生命写这部书了。这本书写起来太艰难了，我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

当作者将全部情感和神毫无保留地注入创作的时候，实际上每次写完都是一种对生命能量极大的消耗。你会因人物的悲惨境遇感受到切肤痛楚，你也将因角色命运的陡转而癫狂狂喜。你将完全融入你笔下的世界，用自己的全部情感和能量做砖瓦，支撑起整个想象的世界。是啊，人的肉体哪里容得下那种如洪流般的情感涌动。这种消耗完全不同于体力上的消耗，时间长了，会吃不消的。

作者一旦饱含着深情呕心沥血地来塑造人物，他其实就已经活在由这些角色构成的世界里，一起同他们体验人生的苦辣酸甜。你看，《平凡的世界》中穿插在人物命运节点的点评，其实就是路遥和他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灵魂共振共鸣的结果，他在同那一个个不幸、幸运的灵魂同悲共喜！

不知道路遥在面向田晓霞的去世时有没有在



题字：王卫华
刊头：边疆